

花地五年耕作 催生文学硕果

观音山杯·2018 花地文学榜 入围名单揭晓

由羊城晚报社、东莞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联合主办的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入围名单今天揭晓。该榜单是基于60位作家、学者组成的庞大豪华评委委员团，经由初评、复评，严格统计得票的结果。榜单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新锐文学六大类，最终，每类各产生一位年度作家(作品)，结果将于4月中旬公布。

2014首届花地文学榜，著

名作家贾平凹、艾伟、多多、陈丹青、李娟、陈楸帆等六人获得年度作家(作品)称号；2015花地文学榜，著名作家王跃文、毕飞宇、沈苇、筱敏、李敬泽、笛安等六人获得年度作家(作品)称号；2016花地文学榜，著名作家迟子建、方方、柏桦、金宇澄、张新颖、酒徒等六人获得年度作家(作品)称号；2017花地文学榜，著名作家格非、韩少功、胡弦、祝勇、洪子诚、黄佳佳等六人获得年度作家(作品)称号。每年春暖花开时节，以花地文学榜为旗帜，数十位华语文学界最具创作实力与影响力的作家、学者莅临羊城，以雅集、演讲、沙龙、对话等形式，走进高校，走进社区，走进图书馆，与本地作家、文学爱好者、文学团体等互动交流，碰撞切磋。五年耕作，硕果累累，花地文学榜已成为岭南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花地文学榜既是对上一年度中国当代文坛创作的梳理和总结，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最具有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为进一步夯实并提升该文学盛事的权威性、公正性，在更大社会范围内拓展影响力，今年花地文学榜设置微信投票、竞猜环节，并在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羊城派客户端开辟专页同步发布活动消息。真诚期待读者朋友老少文青们，投下您心目中的一票，您的投票结果将成为专家评委终评的重要依据。

同时，我们将抽取十位在微

信平台留言的幸运读者，随机送出最终荣获2018花地文学榜的年度作家亲笔签名作品一本。

投票方式：关注羊城晚报官方微博，发送关键字“花地”即可进入投票页面。



评委

以姓氏拼音首字母为序



雷达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李东华
《人民文学》副主编



李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刘稚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申霞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



钟红明
《收获》杂志副主编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

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 色彩格调独特



阿乙完全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小说世界里。世界文学的影响，偏于冥想的个性，对小说语言纯度的追求，特殊的工作经历，互相杂糅，让他的小说世界从色彩到格调多显独特，却又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勾连。《早上九点叫醒我》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奇异的构想，幽暗的光线，寓言的指向，却有一个眼前生活的坚硬底色。语言自然流淌着而适时有刻意修饰。小说主人公宏阳因此既是现实土壤里的一株杂草，又似一个寓言里的角色。

——阎晶明

2

冯良《西南边》 风趣活脱含而不露



冯良的《西南边》拥有独异的内在魅力。一色精确的写实笔调，富有西南边上特有的韵味，生动，幽灵，风趣，活脱，含而不露。从极小处着眼，从扎在阿果脚丫的一根刺写起，生发出那么多的矛盾，闲话，写了五分之一，那根刺还没拔出。让人想起奥勃洛摩夫写了半本，其人还未起床。然而，它的概括力却不可小视，以夏医生、阿果等三对夫妇六个人物为主角，在爱情、磨难，时代潮流中，真切地表现了凉山地区半个多世纪的变迁脚步。

——雷达

3

红柯《太阳深处的火焰》 热与冷冲突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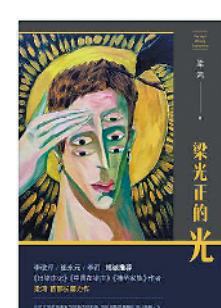


绚烂与奔放构成红柯创作中“热”的一极，对人心的冷峻审视是他的“冷”的一端。这热与冷的冲突碰撞构成了红柯作品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成为他作品风格的一大标识。《太阳深处的火焰》的“热”由太阳墓地作象征，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吴丽梅身上。而它的“冷”集中书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坐困书城的精神困境，写的是他们皮袍下的小。作者以冷峻之笔写当代学林，语带诙谐嘲弄，皮里阳秋，入木三分，堪称一部活灵活现的当代“儒林新史”。“冷”与“热”是他对大地对生命爱之深痛之切的一体两面。

——李东华

4

梁鸿《梁光正的光》 丰盈的人性深度



以非虚构的《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赢得瞩目的梁鸿，在长篇《梁光正的光》中，仍旧呈现出对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切和深刻介入，作品以梁光正老年执意寻亲报恩却屡屡碰壁为线索，逐层揭开梁光正与四个子女及妻子、情人之间缠夹复杂的感情纠葛。梁光正身上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品质，个性里聚集了戏剧性/复杂性/矛盾性，他正直到近乎偏执、多管闲事到令子女厌烦、不识时务却裹挟着巨大热情一意孤行，但他骨子里却葆有体面和尊严。梁光正的“光”，是“生活在的生活处生出光来”，它充满滑稽的伤感、人性的幽暗和某种经历了万千时间锤打的伤痛。他的一生悲情而荒诞，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梁庄的西西弗斯，是中国文本里农民形象画卷里的新人，更是无数普通中国人心底至亲的亲人，小说因此拥有了丰盈的人性深度。

——钟红明

5

鲁敏《奔月》 直面人性深渊



鲁敏是对我们时代精神生活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当代写作者，《奔月》中，小六脱离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轨道，从而成为了“脱轨者”。脱轨使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使风平浪静的生活变得痛苦不堪。于脱轨处，小六“死去”又“重生”，有如灵魂的“出窍”与“奔月”，由此，《奔月》成为2017年度别具风格的长篇小说；由此，《奔月》和神话“奔月”构成了跨域千年的隐秘对话；由此，鲁敏不仅和她的人物一起站在了平庸生活的对立面，也一起直面了人性的无尽深渊。

——张莉

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榜单揭晓

勾勒时代 细微处见宏大

本版统筹 / 吴小攀

入围作品 (以作者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1 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1月

2 冯良《西南边》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

3 红柯《太阳深处的火焰》

《十月·长篇小说》2017年第4期

4 梁鸿《梁光正的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5 鲁敏《奔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6 李佩甫《平原客》

花城出版社 2017年8月

7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11月

8 严歌苓《芳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9 张翎《劳燕》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10 宗璞《北归记》

《人民文学》2017年第12期

制表 / 杜卉



长篇小说

6

李佩甫《平原客》 找到写作的切入点



李佩甫有一双鹰之眼，《平原客》呈现出他对人情世故的运筹帷幄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他有复杂的视野，能够将几条线索并行推进，叙事由乡村延伸至城市，由官场延伸至商场……他始终以人际关系作为着眼点，不同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使李德林、张二彩夫妇反目成仇；不同时代处境和价值理念让赫连东山与赫连西楚父子变成仇人。中原的地域特性使李佩甫深思并找到了写作的切入点——“植物与土壤的关系”，抓住“关系”就抓住了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的本质。李佩甫的写作辨识度很高，他深谙中原的植物、风土、人情，而中原正是“乡土中国”的缩影。小说以见长，美则弱矣。



——申霞艳

7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幽默中带着沧桑



刘震云的小说，幽默中带着沧桑，细微处见宏大，荒诞不经糅合着庄严与执着。他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设计了几个互不相干的人物之间的隐秘关系，借着一种独特的结构，求证一种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叙事能力。小说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细节，但作者以小写大，逐渐深入，试图勾勒出当前时代的总体图景。小说中既有作者本人的声音，也有各色人等的声音，尤其是那些本为无声者的声音，经由叙事的放大，特别值得倾听。

——谢有顺

8

严歌苓《芳华》 深挖复杂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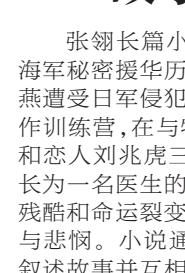


严歌苓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多视角穿插手法，讲述了跨度长达四十余年的时代与命运交织的故事。《芳华》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分别来自军队高级将领、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家庭……汇聚在部队文工团这个集体中，严格的军纪和严苛的训练，朝夕相处间性格与身份难免种种冲突；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背叛，将人性的复杂性挖掘到深层。《芳华》试图探讨的正是文学的重要任务：人的情感与欲望、人与时代的关系，人性与道德的关系以及人怎样有尊严地生活。

——刘飚

9

张翎《劳燕》 故事饱满悬念迭出



张翎长篇小说《劳燕》首次涉及美国海军秘密援华历史，通过讲述茶少女阿燕遭受日军侵犯、同胞欺侮后走入中美合作训练营，在与牧师比利、美国军官伊恩和恋人刘兆虎三个男人的爱恨纠葛中成长为一名医生的故事，展现了硝烟战火中的残酷和命运变化下人性深处的幽暗、温暖与悲悯。小说通过三位男性的亡灵视角叙述故事并互相印证，穿插以历史信件、新闻报道、日记、地方志等多种文体形式，塑造了一位超越战争苦难与罪恶、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拯救自身的女性形象，使故事结实饱满又悬念迭出，呈现了丰富的艺术层次和宏大的历史格局。

——张柠

10

宗璞《北归记》 从容舒缓匠心独运



宗璞先生的《北归记》出版了。她终于完成了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全部写作。由南渡，而东藏，而西征，而北归，宗璞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战争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北归记》叙述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北京的生活，这里既有青春和爱情，也有选择和考验。众多的人物命运和纷杂的世态人情，在从容舒缓却匠心独运的布局中画卷般徐徐展开，娓娓道来。宗璞独具的叙事能力和语言魅力，一如既往，引人入胜。“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是宗璞先生的创作愿景。她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抱负。读者在她创造的神奇的“葫芦”里，看到了她热爱家国和生活的“痴心肠”，也看到了一个博大而多彩的“宇宙”。

——李建军